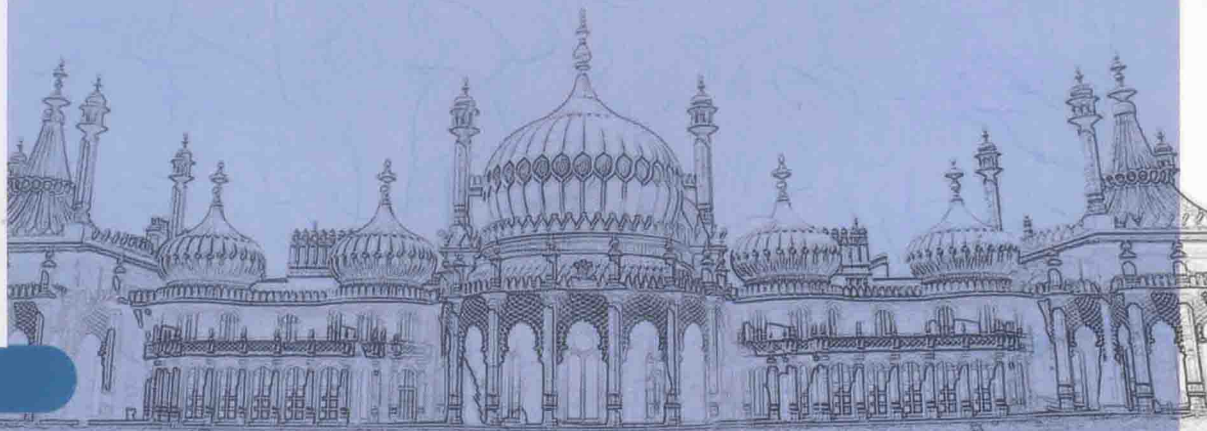


DUIWAI JINGJI MAOYI DAXUE
YINGYU JIAOXUE YU YANJIU LUNCONG
(DI-YI JI)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英语教学与研究论丛 (第一辑)

主 编◎徐 珺

副主编◎陈香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学术基金资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英语教学与研究论丛

(第一辑)

主 编 徐 珺

副主编 陈香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论丛. 第1辑 / 徐珺主编.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663-1129-0

I. ①对… II. ①徐… III. ①英语-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①H31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5174 号

© 2014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论丛 (第一辑)

徐珺 主编

陈香兰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刘丹 谭利彬 李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大恒数码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19印张 351千字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63-1129-0

定价: 49.00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论丛”

编 委 会

主任 王立非

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史兴松	许德金	朱晓姝	孙 亚
江 春	张翠萍	陈香兰	金 冰
俞利军	贾文浩	徐文兵	徐 珺
常玉田			

目 录

二语习得研究	(1)
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间的迁移现象研究	
——以英语和德语为例	朱晓姝 (3)
多语能力与二语习得	朱美慧 (10)
外国语言研究	(23)
B2C 电子商务企业官方微博语体特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角度	张子竹 裘 彤 (25)
语篇中的惯性逻辑缺陷分析	
——以《经济学人》的一篇涉华报道为例	熊莉萍 (39)
胡塞尔的符号及其区分	
——从语言哲学角度的批评	马欣欣 (46)
基于语料库的中间产品贸易研究评述 (2002~2012)	李 琳 (53)
情感意义研究综述	宋成方 (63)
翻译研究	(75)
英译《再别康桥》的理论解读	
——兼与陈国华教授译本对比	祖利军 (77)
从语言能力到口译能力	
——本科口译能力的阶段性培养	宋佳音 (88)
试论口译课堂形成性评估	石春莉 (98)
欧盟会议译员培养中的主体性意识理念及其教学启示	王 淳 (108)
教学研究	(119)
任务教学法在商务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案例分析及研究	兰翠竹 (121)
英语专业留学生经济学原理课程教学实践与探索	李晨乐 (130)
莎士比亚教学与实践中的“三结合”模式	
——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李 军 (136)

大学英语写作错误分析

- 以教师写作点评为例 马莹辉 (148)
- 标记理论在语音教学中的应用 翁东明 (161)
- 大学生英语写作课堂中写作反馈的特征及教学启示 何佳佳 (171)
- 试论商务英语案例教学的应用与启示 张 红 (179)
- 折翼的缪斯——危机中的英美文学教学 蒋显璟 (190)

文学与文化研究 (203)

- 《戈拉》与《基姆》的比较研究 李秀清 (205)
- 从小说《喜福会》看华裔美国人身份认同感的演变 马惠琴 (217)
- 玛莎·诺曼剧作中的母女关系 时晓英 (223)
- 项译《米德尔马契》之得失 王淑芳 (231)
-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美红酒背标比较研究 丁崇文 季 翔 (242)
- 商务交流中的“负面”关系管理 邢建玉 (257)
- 西方观念中“奢侈”内涵的演变 张筱霖 (271)
- 思与行
- 思想库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前提及对新政府人事任命
的影响 张立刚 (284)

二语习得研究

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间的迁移现象研究

——以英语和德语为例

朱晓姝

摘 要：为了解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间是否存在迁移现象，本研究采用问卷及事后采访的形式，调查了44名在德国高校就读的中国英语专业毕业生，旨在了解英语对他们的德语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迁移现象不仅存在于母语和目标语（德语）间，还存在于第一外语（英语）和第二外语（德语）间。英语学习者在学习德语过程中，其迁移行为呈现复杂态势——表层迁移通常来自英语，而深层迁移则多来自汉语，受试的英语对他们的德语学习有帮助也有干扰。

关键词：英语 德语 迁移 表层迁移 深层迁移

1 引言

在“迁移（transfer）”研究中，每当提到这个词，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从母语到外语的迁移。比如，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把汉语中的某些知识或技能迁移到英语中；而对德语学习者来说，他们则把汉语知识或技能迁移到德语中。然而，同样是中国学生，当他们先学了英语，再学德语时，调查发现此时他们的语言知识的迁移特点往往呈复杂态势。纵观他们的迁移行为，有的是从英语迁移到德语里（尤其是当英语和德语的词形相近，在判断德语词的意义时），即把第一外语英语中的知识或技能迁移到第二外语德语中（这些迁移有时是有效的、正确的，但有时是错误的）；另一种情形是，当这些德语学习者与德国人交往，发生文化方面的冲突时，此时中国学生的知识迁移则是深层结构（deep-structure transfer）（Liu, 1995）上的，即将中国文化中的做法迁移到与德国人的交际中，即把他们的母语文化迁移到德语里，而不是把英语文化迁移到中德交际之中。那么，先学英语，再学德语的中国学生所犯的迁移错误有哪些特点呢？本文就此问题做一些探究。

2 主要术语

2.1 中介语

中介语(interlanguage)一词由 Selinker (1969) 造出, 用来指二语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所构建的中间的语法系统。Selinker 所用的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二语学习者处于整个学习过程的某个时间点上, 二是指学习者在整个二语学习过程中能标志其发展的相互交织的系统的范围。中介语被认为是一种既有别于母语又区别于目标语的语言形式, 它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 在此过程中, 二语学习者使用各种各样的内在策略来研读他们的输入并程控自己的输出。

Selinker (1972) 指出, 源于学习者试图学得目标语规范的中介语是二语学习中下面这五个主要的认知过程的结果:

(1) 语言迁移: 下面这些可以从母语中迁移: 某些条目、规则、中介语的子系统。

(2) 训练迁移: 中介语中的某些元素可以来自二语教学中训练过程的特殊的性质。

(3) 二语学习策略: 中介语的某些元素能够解释学习者为什么以某些特定的方法去攻克需要学习的材料。

(4) 二语交流策略: 中介语的某些元素可能是二语学习者学着与目标语的母语者进行交流的结果。

(5) 目标语语言材料的过分概括: 中介语的某些元素是目标语的规则和语义特征过分概括的结果。

在此, 我们注意到, Selinker (1972) 把迁移看做是二语学习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1)和第(2)点。我们将“迁移”挑出进行讨论是因为进一步讨论它可以分析除了二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习得, 这不仅对于研究者来说感兴趣, 而且对任何对语言学习的普遍性感兴趣的人都有启发性。

2.2 迁移

Odlin (1989: 15-27) 指出, 迁移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既有理论上的, 又有实践上的: 开首的就是定义问题。在定义“迁移”是什么之前, Selinker 首先认为, “迁移”不能简单地被定义, 他观察到:

迁移不仅仅是习惯形成的结果
迁移不仅仅是干扰
迁移不仅仅是躺倒在母语的怀抱里
迁移不总是受母语的影响

Odlin (1989: 27) 还评论到, 虽然迁移的上述四个特点不足以涵盖整个现象, 但是给它一个工作定义 (working definition) 还是可行的:

“迁移来自目标语与先前习得 (但可能没有学好) 的其他语言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共同影响的结果”, Odlin (1989) 的这一工作定义对 Selinker (1972) 的迁移研究的发展之处在于它不仅注意到了母语的影响, 也注意到了先前习得的其他语言的影响。

本文把迁移定义为学习者把已有的语言知识或技能转移到新近学习的语言当中去的行为。也就是说, 学习者可以把母语或其他先前学习的语言的知识 and 技能用到新的语言环境中去, 我们不用“迁移错误”这个词来描述受试的迁移行为, 因为有的迁移不是错误的, 而是正确的。

2.3 深层结构迁移

Odlin (1989) 的定义聚焦的是迁移的语言层面, Liu (1995) 将其称作“表层迁移 (surface-structure transfer)”, Liu 认为跨文化交际中的有些误解是由深层的社会价值观引起的, 即由“深层迁移”所致。Liu (1995: 256) 解释道: “尽管深层的社会文化迁移很难察觉, 本族语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对二语者的行为影响却是个大问题。深层迁移和表层迁移对二语者用目标语交际施加着同样大的影响。深层迁移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二语者, 目标语掌握良好, 且对其风俗习惯也比较了解, 但仍然不能非常得体地用目标语交际的原因。”

纵观中外关于“迁移”的研究, 研究者尚未发现以中国学生为受试, 且研究其在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间的迁移, 故本文将从这一视角深入。

3 调查研究

3.1 受试及数据类型

因研究的内容所限, 本研究只找到 44 名受试 (德国波恩大学、科隆大学及亚琛大学在读的中国留学生), 其共同特点是均为国内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生 (均已获得学士学位), 到德国留学时通过 DaF (德语作为外语) 考试后改学其他专

业,他们到德国的时间平均为 2.9 年。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收集手段是调查问卷,受试可用英语、德语或汉语回答,由受试自由选择。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研究者直接或间接地认识所有受试,所以对其中的一些受试进行了事后电话访谈,目的是了解其迁移产生的深层原因。

3.2 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 44 名受试的答案可粗略地分为以下七类:

答案分类	受试人数	所占百分比	具体体现
(1) 英语有助于德语	13	30%	词汇、话语和写作层面
(2) 英语受德语影响	5	11%	语法和翻译层面
(3) 德语和英语互相影响	4	9%	有时德语和英语互相加深,有时互相干扰
(4) 英语和德语相通	9	20%	交际规则层面
(5) 分不清英、汉的影响	4	9%	某些表达法、标点
(6) 受汉语的影响多于受英语的影响	6	14%	文化层面
(7) 其他	3	7%	德语词和英语词在脑海中交替出现

各个类型举例:

(1) 认为英语有助于德语学习的受试多列举的是词汇层面的例子,如受试 12 这样写道:

“德语中有很多单词与英语词相像,特别是那些拉丁语词根的词,所以有很多德语词我没学过也知道它的意思,如:praktisch (practical), Philosophie (philosophy) 等等。当然也有德语词与英语词不相像的时候,总体上说,我的英语基础促进了我的德语学习。”

受试 21 则认为他在话语层面受到了英语的影响,他写道:“我想我受到了英语好的影响,因为我知道,用德语写文章的时候应该像英语文章那样,一般先给出 topic sentence,然后再开始写是怎样得出的结论。而其他中国同学常像写汉语作文那样,直到段落结尾,甚至是文章结尾才给出结论,为此,常常被德国教授们误以为不知所云。”

(2) 受试 29 讲述的是他的英语是如何受德语影响的,以至于把英语中的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混淆起来,在偶尔用英语写电子邮件时,不会写的英语词常写成德语词。

(3) 受试 8 给出了下面的答案:“因为我的英语基础很好,所以在学习德语时省了好多力气,尤其在词汇方面,因为很多英语词和德语词只是结尾的字母不同,特别是拉丁语词根的词,有相当一部分词我没学过就知道什么意思。然而我有一次却犯了个大错误,把英语中的表达法直接译成了德语。我想表达英语中 *window shopping* 的意思,我当时用德语说的是 *Fenster (window) kaufen (shopping)*,德国人先是投来疑惑的目光,当我用英语说 ‘*window shopping*’ 之后是捧腹大笑。”

受试 15 所举的例子据她本人讲是受英语表达的影响而致:她初到德国不久,一次她和一个德国同学约好下午 *halb drei* (*halb* = *half*; *drei* = *three*),即两点半在火车站见面,当她三点半到了约好的地点,等了二十分钟那个德国同学还没出现时,她才意识到是自己把 *halb drei* 错误理解成 *half past three* 了,她说:“我心里就想的是 *half past three*,所以我才三点半去的。”

受试 40 给出了下面这个词义判断的过程:他初学德语时,总以为 *Damen* (*ladies*) 是“男士”,而 *Herren* (*men*) 是“女士”之意,因为 *Damen* 以 *men* 结尾,而 *Herren* 又以 *her* 开头。他还写到,“我刚学德语时,只要看到一个德语词的词形与英语中的哪个词相像,我就先按照英语中那个词的意思去理解,只有在解释不通时,我才会想这个德语词可能有其他意思,不是我想象中的英语对应词的意思。”

受试 42 的经历是:“我最初学下面这几个德语词时,就想到的是英语中的相似词:‘*actuell* (*up-to-date*)’, ‘*bekommen* (*get, receive*)’, ‘*sensibel* (*sensitive, touchy*)’, ‘*sympathisch* (*congenial*)’, 我将这几个词分别与英语中的 *actual*, *become*, *sensible*, *sympathetic* 相混淆了,后来老师提醒我们这些貌合神离的词被称为 *false friends*。”

(4) 受试 3 这样写道:“我刚开始学德语时就知道那个问题该问,哪个不该问,我从来没犯过问德国人禁忌话题的错误,我想德国和英美等同为西方国家,文化习俗肯定有相似的地方,在英语中不该问的在德语中我也不问,实践证明是对的,呵呵!”

(5) 受试 6 用英语给出了她的答案:“*I guess I have been und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o I find the German way of using commas and periods in the digits very weird: Germans write six thousand as ‘6.000’ (in English,*

it would read: six point zero zero zero), and zero point five as '0, 5' instead of the way I am used to in English. I have to be constantly on guard against such differences, or I mix everything 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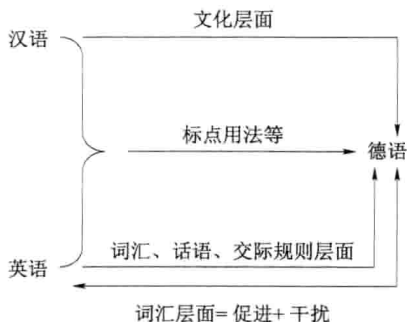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am not quite used to the German way of punctuation. Unlike in English, Germans often put a comma before an infinitive, e. g. ich habe mich entschieden, ... zu tun (I have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The comma in sentences like this often stops my flow of thought. I used to interpret the sentence as two sentences, i. e. 'I have made a decision' and 'I will do something...' instead of one. "

(6) 受试 13, 一个学语言学的学生, 讲述下面这个例子: 他在一个德国工厂打工时, 老板问他是否可以在某个周六来加班, 而他的女友恰巧打算那个周末去看他, 他本应直接回答他的老板那个周六不能来加班, 可是他却拉长声调说“ja (yes)”, 希望老板能理解他是不愿加班的意思, 结果老板没能理解他的字里行间之意, 还是让他加班了。这个受试自己解释说: “我想要是英美人或德国人在我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有话直说, 老板也会理解的, 看来我还是没有把英语和德语学到家, 我到底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太含蓄了。”

(7) 受试 18 的感觉是与德国人交谈时, 遇到不会的词时, 她首先想到的是英语中这个词怎么说, 而不是汉语中这个词的对应词是什么。她认为“也许是英语和德语的亲族关系所致”。

受试 9、26 在访谈中说, “我们认为英语对德语在脑海中交替出现在初学德语时最明显, 二者容易混淆, 慢慢地我们就能把英语和德语分开了。”

纵观上述各例, 迁移呈现出的特点符合下面这个图示: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为数不多的调查示例说明, 先学了英语, 再学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迁

移行为有下列特点:

(1) 当英语与德语的词形相似时,学习者往往将英语的词法知识迁移到德语中以推断德语词的词义,这时的迁移是正误参半;

(2) 有些是语言习惯层面的问题,如逗号的使用,如此可见,迁移不局限于字词句,还涉及标点符号等更细微的层面;

(3) 迁移可以存在于话语层面(discourse level),这是因为英语和德语的亲属关系,在英语中通行的话语规则有时在德语中也可行得通;

(4) 深层迁移通常来自于母语文化,而不是第一外语文化。除此,我们认为受试 13 能意识到他犯的是深层迁移的错误,也与他学的语言学专业有关,因为深层迁移错误通常不易被察觉;

(5) 德语影响英语的例子,多见于语法和词汇层面;

(6) 迁移有时还很难分清是受英语的影响,还是英语和汉语的共同影响。

总括起来说,本文涉及的中国学生的迁移行为的特点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有起促进作用的,也有干扰的;深层迁移多来自母语文化,而表层迁移多来自业已习得的第一外语,即英语,也有英语和汉语的共同影响。本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 Odlin (1989) 关于迁移不是什么的论断,即“迁移不仅仅是习惯形成的结果、迁移不仅仅是干扰、迁移不仅仅是躺倒在母语的怀抱里、迁移不总是受母语的影响”。由此得出,先学英语再学德语的中国学生的中介语有其自己的特点。

本研究涉及的样本较小,不足以进行有统计学意义的量化分析,旨在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的研究可以国内院校已学过英语,再学德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第二外语德语的学习过程中的迁移行为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得出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除此,本研究所选的第一、第二外语限于英语和德语,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语种的情形。

(文责由本文作者自担)

参 考 文 献

- [1] Liu, D. Sociocultural transfer and its effects on second language speakers' communic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5, 19 (2): 353-365.
- [2]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 Selinker, L. Language Transfer [J]. *General Linguistics*, 1969 (9): 67-92.
- [4]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J]. *IRAL*, 1972 (10): 209-31.

多语能力与二语习得

朱美慧

摘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 Vivian Cook 为代表的语言学家所大力倡导的二语习得多语能力理论和二语使用者概念，是对传统语言能力理论和传统二语习得研究观点的挑战，它促使许多二语习得核心问题的研究发生转向，展示了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但该观点在国内二语习得研究中尚未得到系统、广泛地关注。本文首先概括梳理了多语能力观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综述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并就该观点对二语习得传统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和评析，最后探讨这个新视角对二语教学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关键词：多语能力 二语使用者 二语习得

1 引言

由于现代社会交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语言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许多研究发现多语学习者都是有经验的语言学习者，其语言能力有别于操单语的学习者（Jessner, 1999; Cook, 2011）。

20 世纪 90 年代初，Vivian Cook（1991）将“多语能力”（multi-competence）一词引入了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而后以 Cook 为代表的一些语言学家一直大力倡导多语能力理论。该理论对传统语言能力理论和传统二语习得研究观点提出了挑战，展示了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本文首先概括梳理了多语能力的起源与基本观点，而后综述了有关多语能力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多语能力理论对二语习得传统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和评析，最后探讨这个新视角对二语教学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2 多语能力理论的起源和基本观点

回顾 20 世纪，语言学家们对语言学习的理解众说纷纭。乔姆斯基（1965）

认为语言是位于人类心智和大脑中的语言机制,因此这种语法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被理想化了的个体。这就意味着该语言理论只需从经验中把握人类语言共有的原则,不必考虑语言的具体应用以及其他非语言性的认知限制。但是,Vivian Cook认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不仅掌握一种语言,而乔姆斯基的理论只是针对理想化的单一语言的母语使用者,因此乔姆斯基的理论具有误导性。在Cook看来,一种完整的语言知识理论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多种语言使用者。由此,Cook提出了“多语能力”这一理论。

多语能力理论首先挑战了二语习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介语(interlanguage)的概念。Selinker(1972)指出“中介语是语言学习者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是介于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一种语言变体”,从而正式确立了其在二语习得中的地位。但是Cook指出虽然人们通常用“中介语”来指示说话者的二语知识,却没有一个术语可以用来指示既包含说话者的一语知识又包含其中介语知识的完整系统,而多语能力指的就是“同一心智中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知识”,或“拥有两套语法的心智的复合状态”(Cook,1991:112)。

其次,多语能力理论提出了二语使用者概念。二语使用者指的是知晓并使用一门第二语言的人,不论其语言水平如何(Cook,2011)。在这里,第二语言指除了第一语言之外的任何一门语言。

二语学习者与二语使用者这两个概念存在着重要差别:前者强调的是人们如何习得二语,暗含说话者的二语知识欠缺且习得任务永无终结的涵义,而后者则关注二语环境中说话者的二语知识以及二语使用者运用语言完成任务的成功特征。因此二语使用者概念更广泛,更符合二语习得的实际情况。

Cook(1992)从两个方面证明多语能力的存在:第一,懂两门或多门语言的人的语言能力明显与只懂一门语言的人不一样;第二,多语能力中的一语和二语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比如两种语言存储在同一脑区,双语者可以任意在母语和二语之间转换,二语的处理过程离不开母语等。

该理论认为懂得两种及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有其独特的语言能力,其心理状态既不与单语者的心理状态相同,也不是两个操不同语言的单语使用者的心理状态的简单相加。

在讨论二语语法和中介语时,Cook指出二语语法自成一体,是一个新的创造,它既不是单语母语使用者语法的缺陷版,也不是一语语法的迁移。此外,他强调迁移是双向过程,一语影响二语,二语也影响一语。